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歧路灯

中

[清] 李绿园 著

中国古典小说评点先施 蔚为大观 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为弘扬华夏文化 我社从寒铁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選有代表性的作品100部 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本书奉献给读者 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二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三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四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五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六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七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八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九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第十 題旨 广泛 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歧路灯

中

〔清〕李绿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路灯 / (清) 李绿园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07 重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6348 - 5

I. ①歧…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4486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0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0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

印 张: 48

字 数: 720.8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上中下)

本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1)
第 二 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	 (9)
第 三 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	 (16)
第 四 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	 (24)
第 五 回	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	 (34)
第 六 回	娄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	 (43)
第 七 回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50)
第 八 回	王经纪糊涂存师长	侯教读偷惰纵学徒	 (64)
第 九 回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72)
第 十 回	谭忠弼觐君北面	娄潜斋偕友南归	 (79)
第 十 一 回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姪奶劝请巫婆	 (92)
第 十 二 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婿	 (100)
第 十 三 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	 (107)
第 十 四 回	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巽言	 (112)
第 十 五 回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117)
第 十 六 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125)
第 十 七 回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132)
第 十 八 回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	夏逢若猛上侧新盟	 (138)
第 十 九 回	绍闻诡谋狎婢女	王中危言杜匪明	 (145)
第 二 十 回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150)
第 二 十 一 回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156)
第 二 十 二 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绍闻一诺受梨园	 (160)
第 二 十 三 回	阎楷思父归故里	绍闻愚母比顽童	 (166)
第 二 十 四 回	谭氏轩戏箱优器	张家祠妓女博徒	 (172)
第 二 十 五 回	王中夜半哭灵柩	绍闻楼上吓慈帏	 (179)
第 二 十 六 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184)
第 二 十 七 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190)

2 歧路灯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195)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200)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箱讼公庭	(205)
第三十一回	茅戏主藉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216)
第三十二回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221)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227)
第三十四回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237)
第三十五回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244)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250)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255)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	(261)
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268)
第四十回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诮亲姊	(273)
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秀才亏心负兄	(284)
第四十二回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289)
第四十三回	范民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294)
第四十四回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300)
第四十五回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妈撒泼萧墙街	(310)
第四十六回	张绳祖交官司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317)
第四十七回	程县尊法堂训海 孔慧娘病榻叮咛	(325)
第四十八回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媒许亲相	(331)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338)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344)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351)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361)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368)
第五十四回	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375)
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筇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	(383)
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挽舌阻忠仆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	(389)
第五十七回	刁棍屡设罔鸟网 书遇愚自投醉猩盆	(397)
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赢钱肆假怒 姚门役高座惹真羞	(403)

第五十九回	索赌债夏鼎乔关切	救缢死德喜见幽灵	(409)
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亲筹赌债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	(415)
第六十一回	谭绍闻仓促谋葬父	胡星居肆诞劝迁茔	(422)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辩止迁葬	盛希侨助丧送梨园	(430)
第六十三回	谭明经灵柩入土	娄老翁良言匡人	(439)
第六十四回	开赌场打钻获厚利	奸嫖妇逼命赴绞桩	(448)
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床底漏咳	边明府当堂扑刑	(460)
第六十六回	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谭绍闻发急叱富商	(471)
第六十七回	杜氏女撒泼南北院	张正心调护兄弟情	(476)
第六十八回	碧草轩谭绍闻押券	退思亭盛希侨说冤	(485)
第六十九回	厅檐下兵丁气短	杯酒间门客畅谈	(492)
第七十回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	(499)
第七十一回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	(507)
第七十二回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谭绍闻幸脱埋人坑	(516)
第七十三回	炫干妹狡计索赍	谒父执冷语冰人	(526)
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正论规姊	张绳祖卑辞赚朋	(535)
第七十五回	谭绍闻倒运烧丹灶	夏逢若秘商铸私钱	(542)
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转劝家主	象荇愤激殴匪人	(550)
第七十七回	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	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	(557)
第七十八回	锦屏风办理文靖祠	庆贺礼排满萧墙街	(566)
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仗官司取羞	张类村昵私调谑	(571)
第八十回	讼师婉言劝绍闻	奴仆背主投济宁	(577)
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	王氏抱悔哭墓碑	(582)
第八十二回	王象荇主仆谊重	巫翠姐夫妇情乖	(586)
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程父执侃言谕后生	(590)
第八十四回	谭绍闻筹偿生息债	盛希侨威慑滚算商	(596)
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冲姑	王象荇侃论劝主	(601)
第八十六回	谭绍衣寓书发鄆县	盛希侨快论阻荆州	(606)
第八十七回	谭绍闻父子并试	巫翠姐婆媳重团	(611)
第八十八回	谭绍衣升任开归道	梅克仁伤心碧草轩	(616)
第八十九回	谭观察叔侄真谊	张秀才兄弟至情	(621)

4 歧路灯

- 第九十回 谭绍衣命题含教恩 程嵩淑观书申正论 (626)
- 第九十一回 巫翠姐看孝经戏谈狠语 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 (634)
- 第九十二回 观察公放榜重族情 箕初童受书动孝思 (639)
- 第九十三回 冰梅思嫡伤幽冥 绍闻共子乐芹泮 (644)
- 第九十四回 季刺史午夜筹荒政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 (650)
- 第九十五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 (655)
- 第九十六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闹中副车 (665)
- 第九十七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象荇掘地得窖金 (671)
- 第九十八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 (678)
- 第九十九回 王象荇医子得奇方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 (683)
- 第一百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 (690)
- 第一百〇一回 盛希瑗触忿邯郸县 娄厚存探古赵州桥 (696)
- 第一百〇二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国子监胞兄送金 (703)
- 第一百〇三回 王象荇赴京望少主 谭绍衣召见授兵权 (709)
- 第一百〇四回 谭贡士筹兵烟火架 王都堂破敌普驼山 (716)
- 第一百〇五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盛希瑗饯友赠良言 (722)
- 第一百〇六回 谭念修爱母假病榻 王象荇择婿得东床 (729)
- 第一百〇七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两姓好千里来会 (736)
- 第一百〇八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箕初金榜题名 (742)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却说夏逢若在张绳祖、王紫泥面前夸下海口，要招致谭绍闻，此非是显自己能干，全是十两银子的鼓动。一直向萧墙街来。到了后门胡同口，方走得一步，只见王中拿着一条棍儿，恨恨说道：“好贼狗彘的，往哪的去！”这夏鼎贼心胆虚，猛可的吓了一跳，不觉地立住了脚。及见了南墙根一只小黄狗儿，负痛夹尾汪汪地叫着往东跑去，方晓得王中是打狗的。其实王中本来无心，也不曾看见夏鼎。这夏鼎心头小鹿就乱撞起来。

慢慢地走进谭宅后园，只见碧草轩榻子锁着，欲寻邓祥问问，也不见影儿。只得潜步回来，又到前街。见前门也闭着，少不得坐在姚杏庵药铺柜台外边，说道：“我取味药儿。”姚杏庵送了一杯茶，说道：“取出方儿好攢。”夏鼎道：“只要金银花五钱。”姚杏庵道：“就不要些群药儿。”夏鼎道：“贱内胳膊上肿了一个无名肿毒，取些金银花儿煎煎吃，好消那肿。”姚杏庵道：“既是无名肿毒，这一味怕不济。外科上有现成官方儿，攢一剂吃，不拘已成形，未成形，管保无事。”夏鼎道：“贱内旧日每患此病时，只这一味就好，如今还是这一味罢。”姚杏庵只得解开金银花包子，撮了一大把，说道：“这五钱还多些。”用纸包了，递与夏鼎。夏鼎接了，哈哈笑道：“这也不成一个主顾儿，竟是不曾带得钱来，上了账，改日送来罢。”姚杏庵道：“一两个钱的东西，小铺也还送得起，上什么账。只要嫂夫人贵恙痊愈可。”夏鼎起身拱手笑道：“先谢吉言。”又坐下道：“茶再讨一杯吃。”姚杏庵又送过一杯。夏鼎一手接茶，一手指着谭宅大门说道：“谭相公在家么？”姚杏庵道：“他也别的没处去，自然是在家的。”夏鼎道：“既然在家，怎么把大门闭着。”姚杏庵道：“这门闭着好几日了，通没见开。”夏鼎道：“我有一句紧要的话儿与他说，借重贵铺使个人儿叫他一声。”姚杏庵道：“俺虽是对门，却不甚来往。只因他先君有病，分明是董橘泉误投补剂，我后来用大承气汤还下不过来，不知哪个狗杂种风言风语，说是我治死了。你想我若治死人，我良心怎过得去，如何能对门开铺子？各人无亏心

处,任他风浪起,只一个不听,便清白了。这几年各人干各人的事,年节间彼此连个拜帖也不投。尊驾既有要紧的事,尊驾自去叫去。况且尊驾在谭宅来往是极熟的,我岂没见么?不妨自己叫一声儿。”原来夏鼎被王中打狗一句把胆输了,不敢叫门,只得说道:“只是一句淡话,改日说罢。”起身就走。拱手道:“改日送钱来。”姚杏庵道:“何足介意。我不送你罢。”

夏鼎一别而去,心中好不怅然。转街过巷,见人家墙上有个孔穴,抬起手来,将金银花包儿,塞在墙孔里面。一径来到张宅。这张绳祖与王紫泥两个,下象棋等着。夏鼎进得门来,把手一张,说道:“偏不凑巧,我到了萧墙街,只见谭宅后门套着一辆车,恰好谭贤弟要上车出门,见了我,邀我到后书房少坐,我说:‘你忙着哩,我走罢。’他再三不肯,说:‘夏哥到此,必有事故。’我问他出门做什么,他说他老师娄进士指日上山东武城县上任,他去送行。我说:‘你既然忙着,你就去罢,这也是极正经事。’他仍叫卸车,说不去了。我再三不肯,订下有话改日再说。”王紫泥道:“呸!一派胡说!我昨日在文昌巷董舍亲家赴席,娄进士去拜孔副榜。满席上都说,娄进士是馆陶知县,难说他令徒说成了武城么?”夏鼎急口道:“是馆陶,是馆陶,我一时记错了。”张绳祖道:“娄进士既然拜客,也该与我个帖儿,我们旧家子弟,安知门生故旧没有个照应?”王紫泥道:“前日董舍亲也是这样说哩,席上人也就有许多的谈驳。说娄进士只拜了几家儿,真正良己中了进士,儿子中了乡试,也成了门户人家,也就该阔大起来,谁知道改不尽庄农气味,还是拘拘挛挛的。”张绳祖道:“凭是怎么说,到底我们旧家少不了一个帖儿。现今先祖蔚县门生耿世升,在东昌府做知府哩。总是小家儿人家初发,还不知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闲话也不说他。只是谭相公下文张本是怎么的?老夏,你休丢了这十两银。况且不只十两。”夏鼎道:“不难,不难,我高低叫他上钩就是,只是迟早不定。现今日已过午,吃了饭我再慢图。”张绳祖道:“无功之人,哪有饭吃。依我说,大家开了交罢。”夏鼎道:“难说连老泥也不给一顿饭吃么?”王紫泥道:“他摆下席,我也不扰他。咱们每日在一搭儿,若无事就吃,也不是个常法。果然有了赌时,三天五天,杀鸡买鱼割肉打酒,那就全不论了。咱一同去罢。”夏鼎只得随着王紫泥走讫。正是:

小人同利便为朋,镇日逐膻又附腥,

若是一时无进奉，何妨刻下水遭萍。

却说夏鼎不曾招致得谭绍闻来，张绳祖连饭也不给吃，心中好生不快。但见绍闻一面，便可得银十两，如何肯轻易放下这个主顾。自此以后，连日又上萧墙街几回。不知绍闻但在前院看书，后门不出。前门紧闭，若走的遭数多了，也觉姚杏庵眼中不好看像。

一日，在后门上撞见双庆儿，问道：“你家大相公好儿时不曾出门，每日在家做啥哩？你对说我在，等说句要紧话。”双庆儿道：“今早上文昌巷孔爷家去，回来时我对说就是。”夏鼎得了此信，径上文昌巷来。却又不敢上孔耘轩家去，只得在巷口一个酒铺内，吃了一瓶酒，又买了些下酒的小东西儿，当做午饭。单等谭绍闻回来，为要路之计。

不多一时，只见孔耘轩兄弟二人送女婿出来，耘轩候乘，绍闻辞不敢当。上得车来，垂了纱月布帘。夏鼎急急开发了酒资，方出馆门，只见王中在车旁跟着，少不得退回。竟是邪不胜正，不觉馁缩了。

夏鼎闷闷而归。夜间仔细打算：“我不如另寻一个门路，邀他一话，再订后会。”猛然想起盛希侨，“我何不怂恿盛公子请我们同盟一会，座间面言，必然不好阻我。”次日极早起来，吃了早饭，便一直来寻盛公子。

到了盛宅门上，把门家人见是主人盟弟，前日因他受刑，还请来吃压惊酒，今日怎敢不敬。让在东门房坐定，面前放下一杯茶，说道：“夏爷少坐，小的到后边说一声。”夏鼎道：“放速着些，话儿要紧。”门上道：“小的晓得。”夏鼎觉得有些意思。

又岂知这傻公子性情，喜怒无常，一时上心起来，连那极疏极下之人，奉之上座，亲如水乳；一时厌烦起来，即至亲好友，也不愿见面的。此时，盛公子把结拜一事，久已忘在九霄云外了。就是谭绍闻此时来访，未必就肯款洽，何况夏鼎。

且说门上到了大厅，见了本日当值管家问道：“少爷哩。”当值的道：“在东小轩多会了。”门上到了东院，轻轻掀开门帘，只见公子在一张华栌木罗汉床上挺着，似睡不睡光景。宝剑儿在旁边站着摇手哩。盛公子听得帘板儿响，睁开朦胧眼儿问道：“谁？”门上细声答道：“瘟神庙夏爷请少爷说一句话哩。”盛公子骂道：“好贼王八畜的！别人瞌睡了，说挺挺儿，偏你这狗畜的会鬼混！”吓得门上倒身而回，轻轻掀开门帘去了。走到东门房向夏鼎说道：“姓夏的，请回罢。”自向西门房中去，口中唧唧啾啾，也

不知骂的是什么。取过三弦，各人弹“工工四上合四上^①”去了。

夏鼎满面羞惭，只得起身而去。走到娘娘庙街口，只见一个起课先生在那里卖卜。那先生看见夏鼎脚步儿一高一下，头儿摆着，口内自言自语从面前过去，便摇着卦盒儿说道：“谒贵求财，有疑便卜，据理直断，毫末不错。——相公有甚心事，请坐下一商。”这夏鼎走投无路，正好寻个歇脚，便拱一拱手，坐在东边凳儿上。先生问道：“贵姓？”夏鼎道：“贱姓夏——夏鼎。请问先生贵姓。”先生回头指着布幌儿说道：“一念便知。”夏鼎上下一念，上面写道：“吴云鹤周易神卜，兼相阴阳两宅，并选择婚葬日期。”夏鼎道：“吴先生，久仰大名。”吴云鹤道：“弟有个草号儿，叫做吴半仙，合城中谁不知道。相公有甚心事，不用说透，只用写个字儿，或指个字儿，我就明白了。断的差了不用起课。若是断的着了，然后起课，课礼只用十文，保管趋避无差。”夏鼎道：“领教就是。”因用手指布幌上一个“两”字，吴云鹤道：“这个两字，上边是个一字，下边内字，又有一个人字，是一人在内不得出头之象。尊驾问的是也不是。”夏鼎道：“正是。我要问谒贵求财哩。”吴云鹤道：“既然是了，排卦好断吉凶。”于是双手举起卦盒，向天祝道：“伏羲、文王老先生，弟子求教伸至诚，三文开元排成卦，胜似蓍草^②五十茎。”摇了三摇向桌上一抖。共摇了六遍，排成天火同人之卦，批了世应，又批了卯丑亥午申戌，又批上父子官兄才子六亲，断道：“怕今申月，今日是丁卯日，占谒贵求财，官星持室而空，出空亥日，才得见贵人，财利称心。此卦是现今不能，应在亥字出空之日。”夏鼎听得现今不能，心中已觉添闷，又问的于何日。吴云鹤掐指寻纹，口中“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子、丑、寅、卯”念个不休，夏鼎心中急了，向腰中摸出八个钱放在桌上道：“改日领教。”吴云鹤道：“卦不饶人，休要性急。”夏鼎道：“委的事忙，不能相陪。”一拱而去。走了四五步，听得桌上钱儿响，口中唧唧道：“还差钱两个。”夏鼎亦不答应。

出得街口，好生不快。忽然想起王隆吉来，遂拿定主意，一直向王隆吉铺子来。到了铺门，恰好王隆吉在柜台内坐着，隔柜台作了一个揖，说：

① 工工四上合四上——旧日乐工记录曲谱时所用的代号，叫做工尺谱。它用“合、四、一、上、尺、工、凡”代表七声，犹如简谱中的“1、2、3、4、5、6、7”。

② 蓍(shī)草——一种多年生草。古代用蓍草茎来占卜。

“贤弟发财。”王隆吉躬身还礼，答道：“托福，托福。”为礼已毕，隆吉邀到后边，夏鼎跳进柜台，同王隆吉到后厅内坐下。火房厨子捧上茶来，夏鼎接茶喝了一口，便道：“弟兄们，久已不曾会一会儿。”王隆吉道：“我是忙人，家父把生意直交给我，门儿也不得出。你近日也往盛大哥那边走动不曾。”夏鼎道：“虽是同盟弟兄，但盛大哥是大主户人家，像令表弟还搭配上，咱两个就欠些儿，我所以几个月不曾上他家去。今日讨个空儿来望望贤弟，近来久不见面，竟是着实想的慌。”王隆吉道：“彼此同心，只是我连这半日空儿也没有。”夏鼎道：“谭贤弟时常到这里么？”王隆吉道：“他近来立志读书，再不出门。那也是董的不妥，有上千银子账在头上。我日前去看家姑娘，他也没在家，往他岳翁孔宅去了，我也没见他。他这几日是必要来的。”夏鼎听说“这几日必要来”六个字，心中就有了八分意思，因问道：“你怎么就定他必来。”王隆吉笑道：“断乎无不来之理。”夏鼎是一伶百俐的人，便猜着是生辰庆寿之事，遂叹口气道：“咱们既结成弟兄，竟是累年连老人家一个生辰好日子，大家并没个来往，成什么弟兄呢！我听说老伯贵降就在这几日，我一定来磕个头儿。”王隆吉只是笑而不言。夏鼎觉着猜的是了，遂正色道：“你我弟兄们，何故把父母生辰昧住不说。如家母是腊月初八日，我是央贤弟赐光的。如今老伯就是这几日千秋，贤弟纵然不说，我出门到街里，一阵儿就打听出来了，显得贤弟不但目中无朋友——”王隆吉也成了生意中精人，恐怕说出下韵，急接口笑道：“家父生日原是这十五日，恐怕惊动亲友。”夏鼎道：“要咱这换帖朋友们做啥哩？就是官场中，也要父母生日来往的好看。”王隆吉道：“休要叫盛大哥知道。”夏鼎道：“我自然不肯约他。他二个客就带了几个家人，把咱满座子客架住了，咱们小排场，如何搁得下他。”王隆吉道：“正是如此哩。”又说些闲话，日已过午，王隆吉吩咐厨下收拾几味肉菜儿。吃了午饭，夏鼎作别而去。

过了几日，正是十五日了。不说王春宇父子洒庭扫径，肆筵设席的忙迫。单表夏鼎未到时，众客已到了大半，谭绍闻已在后边，俱各祝过寿坐定。但见新帽鲜衣，秦晋吴楚俱有；丝绦款联，青红碧绿俱全。夏鼎进门来，通作了一个团拜喏儿，献上寿仪，要与王春宇磕头。王春宇哪里肯依，谦让半晌，一叩一答，完了来意。俱各坐下。

夏鼎心上有事,单单只想见绍闻一面。况且客商见了,不过是这些郑州^①药材,饶州瓷器,洋船苏木,口外皮货话头,一发又不入耳。因问王隆吉道:“令表弟哩?”王隆吉道:“在后边柜房里坐着哩。”夏鼎道:“你引我去。”王隆吉道:“请。”夏鼎跟着王隆吉到柜房。一个是谭绍闻,又有一个年轻生客。夏鼎便问:“此位呢。”王隆吉道:“舍内弟。”原来王隆吉已完婚三四年了,这是他内弟韩室。二人俱是内亲,所以席设在内边。夏鼎为了礼,开口便向绍闻道:“好难见的贤弟呀!我望你好几番,通是贵人稀见面。”绍闻道:“我全不知晓。”夏鼎道:“总是贤弟近日疏远朋友,一句便清。”绍闻道:“委的我不知道。”夏鼎道:“咱们弟兄们,便没啥关系。即如张宅,你每日打搅他,人家把咱当一个朋友儿看承,下个请帖,一盅热茶时辞帖就到,把老张脸上弄得土木糊的^②,真正把得罪人全不当个什么。就是不能赴他的席,或亲身辞他一番,即不然,事后也告个罪儿,怎的直直的放下?依我说,还得上张宅走一走,大家脸上撒把面儿,好看些。”绍闻道:“张宅我委的不敢去了。他家非赌即娼,我一个年轻人走来走去,高低没有好处。先君去世,我身上并没弄下个前程,况且灵柩在堂,叫我将来如何发送人士?我一向没主意,胡闹,你是知道的。你既以弟兄相待,还该劝戒才是,如何我今日立志好学,你一定推我下水是怎的?”几句话说的夏鼎闭口无言,勉强应道:“贤弟既然立志,自然是极好的。”主隆吉见两人言语不融洽,让夏鼎道:“天已过午,前边坐罢。”夏鼎道:“你也来加些色样,二位是内亲,该在这的坐,难说我是外人么?”王隆吉笑道:“既愿在此,我也不敢过强。”

须臾,捧出碟儿,王春宇父子前后安席下菜,不必细述。唯有夏鼎心中快快,眼见得十两银子不能到手。暗中筹划,再图良策,料他必不能出我掌握。席间说些闲言碎语。席完各自散场出门,大家一拱而去。夏鼎怅然而归。谭绍闻又与姪母说些家常,韩荃也与姐姐商量些归宁话头,二人上灯时才回。

正是:

帮客从来只为钱,千方百计苦牵联;
纵然此日团沙散,端的兔丝自会缠。

① 郑(mào)州——在今河北任丘县北。旧日为冀中农产品、药材集散地。

② 土木糊的——豫语,指面无表情,情绪低落。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

却说谭绍闻自舅氏祝寿回来，依然大门不出，自在前院看书。王中又把碧草轩花草，移在前院七八盆儿，放在画眉笼下。绍闻看书看到闷时，便吩咐德喜、双庆儿灌灌花草。作的文字，着王中送与外父孔耘轩改正。母亲王氏也时常引兴官儿到前院玩耍。慧娘、冰梅趁前院无人时，偶尔亦来片时。王中此时心里也有七八放得下了。单等明春延请名师，自己便宜，好与田产行经纪商量变卖市房，偿还息债。

日月如梭，早到了腊月下旬。乡间园丁佃户来送年礼，顺便儿捎了几车杂粮。遂将大门开了锁，王中看着过斗。此时阎相公回去已久，谭绍闻也不免招驾口袋数儿。王中问道：“昨晚相公回去太早？”绍闻道：“灯台漏油，回堂楼取烛，奶奶拴了楼门，就在东楼看书。”正说话间，只见一个锡匠，手提一把走铜酒注子，上插草标一根，一只手拿了一柄烙铁，口中长声喝道：“打壶瓶！”绍闻便向王中道：“咱家蜡台灯盘坏了许多，少动就指头带油污了书。还得打两座灯台，黄昏好读书。况酒注子偏提儿也有漏的，就趁匠人打打何如。”锡匠听见绍闻说话，早已立脚不动，王中便问道：“你的担子呢？”锡匠道：“担子在观音阁前，与仙佩居里打水火壶，工已将完，我来街上再招生意哩。”王中道：“你就挑来我家，有几件粗糙东西烦整理一下，还收拾一两件新生活。”锡匠道：“就来。”扭头回去。

杂粮收完，留佃户们东厢房酒饭。不多一时，两个锡匠挑得担子来了。进了大门，王中与德喜、双庆儿拿出旧东西来，有二十多件子，无非蜡盘、烛台、酒注、火钻之类。又说了几件新生活。讲明斤两手工价值，扇起匣子，支起锅儿，放了砖板，动了剪锤，便一件一件做将起来。谭绍闻坐在一把小椅上，看锡匠做活，因问道：“这位是伙计么？”锡匠道：“是我的兄弟。”绍闻道：“你住的城里城外，可是远方过路的？”锡匠手中做活，口中答应道：“说起来话长。俺是朝邑人，家父来河南做这个生意，后来就住在惠家庄，是惠圣人房户。如今当了三四亩园子，夏天浇园卖菜，到冬天

做些生意儿，好赶这穷嘴。”绍闻道：“怎的叫个惠圣人？”锡匠道：“俺主人家是个好实进的秀才，人人见他行哩正，立哩正，一毫邪事儿也没有，几个村看当票，查药方，立文约儿，都向俺主人家领教，所以人就顺口儿叫做惠圣人。”这话都钻在王中耳朵，便接口问道：“这位老人家只做什么？”锡匠道：“教学。”王中道：“多大年纪了？”锡匠便问他兄弟道：“咱主人家有五十几了？”那年轻的道：“今年五十二。”绍闻道：“他出门教学不曾。”锡匠道：“这却不得知道。”那年轻的道：“他近来有几两账在身上。每日在药师庙教书，都是小孩子，也不见什么。若是有人请他，他出门也是不敢定的。”

锡匠兄弟言之无心，绍闻主仆听之有意。到晚时活已做完，王中开发工价，留他晚饭。锡匠怕南门落锁奋起担儿走讫。王中栓了大门，绍闻要回后院，王中道：“且商量一句话儿。”绍闻坐在厅内，德喜儿上得灯来。王中道：“适才壶匠说他主人家，人人称为圣人，想是一个极正经的人。相公过年读书还没有先生，怎的生活法就把这位老人家请下罢。”绍闻道：“不知他肯出门不出门？”王中道：“还得与文昌巷孔爷商量商量。”绍闻道：“你说的是。”王中道：“年节已近，不然明日早晨咱就到孔爷家走走。”绍闻道：“也罢。”主仆计议已定，一宿无话。

次早，红轮初升，早饭用罢，随带着孔宅年礼，宋禄套车，主仆坐车而去。到了孔宅，孔耘轩迎进内书房，谢了来贖^①，又讲些从前文字或顺或谬的情节。绍闻道：“城南有个惠先生，外号叫做惠圣人，外父知道不知道？”耘轩道：“是府学朋友，怎的不知道。姑爷问他做什么？”绍闻道：“愚婿想请他来年教书。”孔耘轩一向怕女婿匪了，今日自己择师从学，心里未免喜欢。又心中打算，此老虽是迂腐，却也无别的毛病，便急口应道：“极好。”王中在旁接口道：“既是好先生，烦孔爷今日就坐车到城南走一回，小的也随的去。年已逼近，恐怕来春节间有些耽搁。”孔耘轩见王中说来春节间四字极有深意，便答道：“今如就去。”即着小家人向书房请孔纘经来陪姑爷说话，王中叫宋禄套车，跟随孔耘轩出城到惠家庄去了。孔纘经与侄婿见面，引得上张类村侄儿张正心书房闲话。

单讲孔耘轩到城南惠家庄，进了大门，有三间草厅儿，却也干净。上

① 来贖(kuàng)——赠、赐。

面悬着一面纸糊匾，横写了五个字，乃是“寻孔颜乐处”。两旁长联一副，一边是“立德立言立功，大丈夫自有不朽事业”一边是“希贤希圣希天，真儒者当尽向上功夫”。

耘轩坐在草厅，只见一老者走来一看，问：“是哪的客？”孔耘轩道：“弟城内文昌巷，姓孔。”老者向后边去，只听得说：“第二的，有客来。”须臾，惠圣人出来。原来这惠圣人，讳养民，字人也，别号端斋，是府学一个“敕封”三等秀才。到了草厅，为礼坐下。献茶已毕，惠养民开口道：“孔学兄贵足初踏贱地，失误迎迓，有罪！”孔耘轩道：“久疏道范，特来晋谒，托在素爱，并未怀刺，乞要”惠养民道：“弟进学时，孔兄尚考儒童，今已高发，得免岁科之苦，可谓好极。”孔耘轩道：“侥幸副荐，遂抛书卷。所以再无寸进，倒是老先生有这科岁之试，还得常亲卷轴。”惠养民道：“因这科岁，所以不得丢却八股。至于正经向上工夫，未免有些耽搁。”孔耘轩道：“因文见道，毕竟华实并茂。”惠养民道：“圣贤诚正工夫细着哩，若是弄八股未免单讲帖括^①，其实与太极之理隔着好些哩。”孔耘轩听之已惯，因道：“惠兄邃造深诣，弟一时领略难尽，只得把弟来意申明，后会尚多，徐为就正，何如？”惠养民在座上躬身道：“聆教。”孔耘轩道：“弟有一个小婿，是谭孝移的公子，心慕长兄学行，欲屈台驾进城设帐，求弟来先容。如蒙俯允，弟好回小婿一个信息，年内投启，开春敦请，未审肯为作养与否。”惠养民道：“贵贤婿有慕道之诚，甚为可嘉。但此事还得一个商量，请孔兄少坐，弟略为打算，不敢骤为轻诺。”说完，自回后院去了。

迟了好大一会，出来坐下道：“既蒙孔兄台爱，不妨预先说明，是供饌，是携眷呢？”孔耘轩道：“若是供饌，恐怕早晚有慢，却是携眷便宜些。”惠养民道：“若是携眷，弟无不去之理。”孔耘轩道：“弟虽未暇与小婿订明束金多寡，大约二十金开外，节仪每季二两，粮饭油盐菜蔬柴薪足用。若不嫌菲薄，关书指日奉投。”惠养民道：“孔子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道义之交，只此已足，何必更为介。”孔耘轩离座一揖道：“千金一诺，更无可移。”惠养民还礼道：“人之所以为人者，信而已。片言已定，宁有中迁。”孔耘轩又吃了一杯茶，即要告别，惠养民挽留过午，耘轩道：“小婿还在舍下候信，弟当速归以慰渴望。”惠养民道：“求教之心，可

① 帖括——做八股文的章法与诀窍。

谓极诚，将来自是圣贤路上的人物。”相送出门，耘轩坐车自回，复东床娇客而去。

原来这惠养民五年前曾丧偶，后又续弦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再醮^①妇人。其先回后商量，正是取决于内人。内人以进城为主意，所以一言携眷便满口应承。况且连葬带娶，也花费了四十多金，正苦旧债不能楚结，恰好有这宗束仪可望顶当，所以内外极为愿意。

且说孔耘轩回复谭绍闻，年内翁婿同来递启，话不烦絮。

单讲过了正旦，王中撙掇初十日择吉入学，这些仪节，不再浪费笔墨。只说惠养民坐的师位，一定要南面，像开大讲堂一般。谭绍闻执业请教，讲了理学源头，先做那洒扫应对工夫；理学告成，要做到井田封建地位。但洒扫应对原是初学所当有事，至于井田封建^②，早把个谭绍闻讲的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洎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

不说谭绍闻在学里读帖括说是肤皮，读经史却又说是糟粕——无处下手。再说孔耘轩因女婿上学，先生是自己去说的，只说要尽一芹之敬，遂差人到碧草轩投了个“十九日杯水候叙”的帖儿。又附一个帖，并请女婿。又请了张类村、程嵩淑、苏霖臣。到了十九日，孔纘经洒扫庭除，料理席面。又于内书房设了一桌，款待女婿。张类村、程嵩淑、苏霖臣陆续先到，献茶已毕，程嵩淑道：“我们旧约相会，并无俗套，何以今日如此排场？”孔耘轩道：“还有一个生客哩。”张类村便问道：“是谁？”孔耘轩道：“小婿业师惠人老。原是弟说成的，今上学已经两月，弟尚无杯水之敬，所以并请三位陪光。”程嵩淑皱眉道：“那人本底子不甚清白，岂不怕误了令婿。”孔耘轩道：“谭亲家去世太早，撇下女婿年轻，资性是尽有的，只可惜所偕非人，遂多可忧之事。这惠人老原是小婿自择的先生，托我到城南道达，遂而延之西席。他既知自择投师，我岂肯再违其意。”程嵩淑道：“此公心底不澈，不免有些俗气扑人。那年苏学台岁考时，在察院门口与他相会了一次，一场子话说的叫人掩耳欲走。且不说别的，南乡哩邵静存送他个绰号儿，叫做惠圣人，原是嘲笑他，他却有几分居之不疑光景。这

① 再醮(jiào)——再嫁。

② 井田封建——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标榜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故成为后世儒者的理想。这里则用以描写惠养民的泥古与迂腐。